

"但是，年轻的人类，你缺失了最重要的一件东西。"

麟神的音调陡转："戒心！"

"你既为外世之人，当知在此世一旦暴露，必被瞩目。而你身怀创世神传承，若为外人所知，必遭万灵觊觎，那时的你，何止举步维艰。"

"而这些，你尽皆暴露于本尊目下。你就不怕本尊将你的一切公之于天下么？"

云澈坦然道："怕，非常怕。"

"如果是任何一个其他生灵，我都会慎之又慎，我的来历，我此来的使命，都是我倾力隐瞒的最大隐秘。"

"唯有前辈，我方敢付之以诚。也唯有付之以诚，才能有资格得前辈以诚相待。"

"因为，"

云澈笑了一笑："我更相信，前辈作为深渊最后的麒麟，绝不容许身上所耀的最后麟光受到丁点的玷染。"

说白了，就是出卖他人……还是出卖恩人的继承者以及想要"以身救世"之人，会玷污麒麟一族的荣耀，说不定会被后世所诟病和嘲笑。他是最后的麒麟，必定要守护麒麟一族最后的荣光与高洁。完全相

同的规劝、隐胁、暗示，对不同的人，甚至不同的种族，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。

如果是面对苍释天这等人物，有人要他思思，要他舍己保护沧澜最后的荣光……得到的回应唯有脑袋被苍释天一巴掌拍个稀烂。但，面前的是麟神！

"呵呵呵呵，好一个伶牙俐齿。"

麟神何许存在，岂会听不出他话中的隐形"暗示"。

"可你似乎忘了，此地名为‘麟神境’，是渊皇特为本尊所辟。渊皇对本尊之恩情，世所皆知。此等关于深渊未来的大事，本尊可瞒他人，但绝无理由隐瞒渊皇。你，也不惧吗？"

云澈脸上的笑意未减："麟神前辈不必再考验和揶揄我了。我知道麟神前辈与渊皇的关系并无世所流传的那般，相反，我斗胆猜测……前辈与渊皇之间，应该在某个，或某些事情上，有着相当之大的隔阂。"

"……" 麟神之瞳的神芒忽然停止了流转。他没有反驳，而是惊异着云澈从何处得知。

云澈道："不瞒前辈，我到来深渊不过短短一月，对此世知之甚浅，与身居最高之位的渊皇更不可能有任何碰触。我如此

认为的原因，其实很是简单。”

他目光扫了一眼四周，入目之处，皆是黄沙：“我所听闻的关于麟神境的传说，是渊皇与麟神前辈是系于久远年代的故交，渊皇为了保护麟神前辈，方才特意开辟此境。”

“麟渊界上下，皆是对渊皇此举的敬仰与称颂。所有人都坚信，这个秘境中浓郁之极的土之力是渊皇所赋予，是渊皇倾尽心血的无上恩赐。也是这份恩赐，将最后的麒麟血脉留存到了今日。”

“但！在我知晓我所找寻的元素种子很可能在前辈身上时，我便知道让麟神前辈存在至今的是元素创世神的元素种子，而非‘渊皇的恩赐’。”

“那么，当‘最表层的认知’出现巨大偏差，我所思虑的东西，也自然会与其他人有了根源上的不同。”

他凝视着麟神之瞳，感知着每一缕瞳光的变化：“所以，只要抛开‘渊皇的恩赐’，稍稍一想便会明白：若麟神前辈与渊皇当真有足够深厚的交情，若渊皇当真想要保下最后的麒麟，那为什么不将麟神前辈安置于没有渊尘的净土？”

麟神：“……”

“若说净土作为至高存在，不得破例容留他人。那么，渊皇为何不将你安置于能

够极大程度隔绝渊尘的六大神国？？”

“麟神前辈不但极为强大，更是世所皆知的仁义与祥瑞之兽，更是最后的麒麟。任何神国得之，都只会引为荣焉，难有排斥的理由。”

“而结果却是，麟神前辈未在净土，未在神国，甚至未近神国。反而是在这处远离所有神国的偏远之地。细思之下，这反而更像是一种……流放。”

“若为流放，那麟神境的存在，便不是保护，而是一种‘禁锢’。”

“麟神境每百甲子开启一次，每次还要特意遣派一个深渊骑士来此开启，并全程监督，进入其中的所有人也要恪守渊皇当年钦定的规则。”

“一个偏远之地，何至于花费如此心思，何至于周期性遣派一个深渊骑士从净土远赴而至。除非是……”

“监视！”

云澈的声音停顿，却久久没有等来麟神的否定或反驳。

云澈继续道：“我尝试将自己代入至渊皇的位置，正推他这般举动的原因。得出的结论便是，你和渊皇之间的交情因一个足够巨大的分歧而破裂，而造成这个分歧的最可能原因……”

"是你知晓了有关渊皇的某个秘密。"

声音落下之时，他清晰看到麟神的瞳孔一瞬间炸开无数道细密的裂痕。原本，他对这个猜测的把握只有不到四成。但麟神之瞳的反应让他知道自己猜对了。他得出这个结论倒也并不难。渊皇将麟神流放至偏远之地，变相的禁锢，周期的监督，他亲自定下的进入麟神境的各种规则……所有的这些都指向了一个目的，那就是渊皇不希望麟神与六神国，甚至任意稍高位面的生灵接触。如此，最大的可能，便是麟神知晓着渊皇的某个禁忌隐秘。

而渊皇又不愿，或者不能杀麟神，更不想为世所疑，才不得不选择如此，并冠以恩赐的外衣。或许，也正因他是麒麟，那人所皆知的天性让渊皇选择了如此。若换做其他种族……当真涉及帝皇禁忌之秘，无论以前交情几何，必被决绝灭杀。

"让人惊叹。"

麟神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惊讶和叹然：

"如此稚幼的生命气息，竟可窥破的如此……分毫不差，不愧是他的继承者，不愧是有资格继承创世神力的人类。"

相同的夸赞，比之先前却多了太多倍的叹服。

云澈道："麟神前辈当真过誉了。换做任何人知晓此地的永恒土之神力并非是从

自渊皇的恩赐，都会轻易想到这一点。”

“呵呵，不必自谦。这些年来，多少神主极境的人类到此，却无胆临近半步。而你以神君之躯，却在本尊面前傲然不卑。单凭此，你已卓然于同族之上。”

云澈：“……”

“所以现在，麟神前辈可是已允许我将元素种子收回？”云澈收敛起了所有神情，平静的看着麟神的眼睛。

麟神道：“你为何不先问本尊，那个渊皇的隐秘究竟是什么？”

“我当然很想知道。

”

云澈缓缓摇头：“但若我问出这个问题，无疑是对前辈的一种侮辱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麟神放声大笑，随着他气机不再沉重和凝结，周围的世界被他的笑声卷动起混乱弥散的风沙：“回答得好，回答得太好了……”

“太好”二字，让云澈微一皱眉。起因、理由、性情、目的……乃至每一句话的回应，都的确“太好”了，没有任何错漏和破绽。仿佛早已经过了无数次的腹中演练。没有破绽，又何尝不是一种破绽。

但，麟神却似没有察觉这个“破绽”

，大笑之后，他的声音彻底温和了下来：“年轻的人类，你可知你所说的话中，本尊最喜欢的是哪句话？？ ”

云澈短暂思虑道：“莫非是……，这颗流落深渊的元素种子会在麟神前辈的手中绝非偶然。唯有麒麟，有资格得到这来自创世神的庇护，？”

“不。”

麟神给了他否定的回答：“我的到来，是你这漫长岁月中，最大的惊喜，。这句话，贯穿了本尊这数十万载的灵魂。”

“……”云澈的心魂一阵剧烈的动荡。他刚要开口，眼前忽然黄光覆下……他的邪神玄脉也陡然传来无比强烈的悸动。云澈下意识的抬头……一枚黄色的光星正从天而降，缓缓落向云澈。

每靠近云澈一分，它的光芒便会深邃一分，云澈玄脉中的悸动也会更加猛烈一分。云澈已再无心思言语，他伸出手掌，急切而又小心的将这枚黄色的光星捧在了手中……一刹那，他玄脉中的邪神之种全部释出了各自的神芒，一种深深的满足与雀跃在他体内升腾，直至蔓延到他全身的每一个角落。手掌合起，也紧紧收拢了这最后的一枚邪神种子。

“呵呵。”

感受着云澈身上那难以抑制的激动，麟神发出了格外平和的笑声："其实，第一个理由便完全足够。本尊之命能留存至今，皆拜元素创世神给予的这份恩赐。本以为毕竟难以为报，而你，却出现在了本尊面前。"

"你的到来，是天赐的惊喜。因为本尊，终于可以对元素创世神的大恩有所回报……终可安心而去。"

"至于拯救深渊……深渊的崩灭不可挽回，你救不了深渊，谁也救不了深渊。"

"……！？"

云澈猛的抬头："麟神前辈，你这话何意？"

"无法言说。"

"

麟神回答："元素创世神的继承者，无论你想要拯救深渊之言是真是假，本尊都希望，你可以尽早离开深渊，回到那个你出身的世界。"

云澈刚要开口询问，忽然心间剧烈一动。无法言说？？难道……和他必须死守的那个渊皇隐秘有关？深渊必定崩灭？？渊皇的隐秘？？

"不必追问。"



”

麟神的声音覆下云澈即将出口的言语：“你只需牢记，深渊必定崩灭，他的执着是这世间最恐怖之物，无人可逆。本尊一直苟存至今，也只是在不甘与无奈的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”

深渊必定崩灭……他的执着？他……是指渊皇？渊皇……执着……崩灭深渊……不对不对！

深渊之世是渊皇所建，深渊能有如今的相对安定，也皆是渊皇一生的心血。他麾下的深渊骑士，更是为了维护深渊秩序而存在。麟神的话语定然不该是如此理解。

那究竟是……现在显然不是该过多思虑的时候，云澈理智的没有追问，暗舒一口气，郑重的行礼道：“好，感谢前辈的劝告，感谢前辈的成全。”

“元素创世神的力量本就当属于你，谈何感谢与成全。”不过短短一句话，那双麟神之瞳所流溢的神芒便已肉眼可见的黯淡了许多。

“这枚元素种子在本尊体内多年，在留存本尊性命的同时，也早已与本尊的命源相连。其上所覆的，是本尊的本源神力，你莫要急着融合元素种子，而是在融合的同时，缓慢炼化本尊的本源神力，定可大

助于你的进境。”在云澈触碰到邪神土种之时，他便已经感知到了那极其浓郁的麒麟本源。

麟神完全可以只将邪神种子从自己的命源中剥离。如此，没有了邪神种子，他剩余的命源也将支撑他继续存活很多年。他如此做，无疑会让自己残余的命气极速溃散。只为成全云澈，只为报答邪神之恩。

“好……”

没有矫情的多说什么，云澈重重的点头：“我这就开始炼化，绝不荒废前辈苦心的一丝一毫。”

“不，此处非炼化之地。”

不仅瞳光，就连他的声音，也太过明显的孱弱了数分：“因为此境，与本尊命气相连。本尊命殒之后，此麟神境三个时辰内便会崩塌。”

“而本尊所余时间，已不过百息。”

“……！？”

云澈目光骤凝。他想说，以麒麟之强大，纵舍弃本源之力，也断不至于如此之快的消亡。但他话未出口，眼前，便忽然缓缓降下了两枚莹黄色的光星，闪耀着浓郁到充斥他整个视野的黄色麟光。

“本尊之躯，早已被渊尘侵蚀大半，若

非那枚元素种子，早已如先祖麟神那般化为渊兽……而这些，是本尊最后的纯粹源血与纯粹源髓，我麒麟一族的最强守护‘麒麟圣殿’亦刻印其中”。

“这是本尊……对元素创世神唯有的回报，愿它们，堪成为你此后人生的助力。”

“……”

云澈嘴巴张开，无法伸手，无法言语。

“尽快离开此境，寻一安定之处……再生的元素创世神，再生的邪神，呵呵呵，让人何其期待。”他的笑声已格外的虚弱，如将尽的晚风。但没有丝毫的不甘不忿，唯有平和与满足。

云澈目光微垂，轻声道：“前辈之恩，晚辈……无以为报。”

他对麟神所说的话半为真，半为假，唯一的目的是兵不血刃的取回土之种子。而麟神……纵明显窥破他所说之言半真半伪，却毫不点破，不仅将种子交还，还倾身以报。这便是……麒麟之神。

“吾之麟光，本该随吾永逝。如今却能在元素创世神传人的身上再度闪耀……唯欣无憾。”

“……”

任何感激的言语都唯有苍白。云澈缓缓的伸手，郑重的将这两枚来自麟神的沉重馈赠收于掌间。【感谢众位大佬们的打赏，老板们当真糊涂啊~~~】